

阿敏果然栽在皇太极手里

完

历史天空

3月10日,阿敏、硕托两个人,率领5000人,离开沈阳,奔赴永平。临行前,皇太极命令叔叔贝和齐去送阿敏,看看阿敏是什么样的态度。

阿敏是说话不过脑子的人,见贝和齐来送他,就拿贝和齐当作知心人了。他向贝和齐发牢骚说:“皇考在世的时候,有一些事情,还让我和弟弟一起去办。现在皇太极即位,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,居然不让我们哥俩一起办差!他让济尔哈朗回来,济尔哈朗就回来吗?我到永平之后,一定留他和我一起驻守。他要是眼里只有大汗,没有我这个哥哥,我就射死他!”

贝和齐见阿敏说话如此不恭,就说:“二贝勒,这样说话,可有点过分了啊!”阿敏也生气了,挥舞着胳膊大声说:“我杀我弟弟,谁能把我怎么样?”阿敏说完也就完了,贝和齐回去之后,便把阿敏的话,一字不落地向皇太极汇报了。皇太极冷笑几声,没有说什么。

3月24日,阿敏、硕托率领5000人马,经冷口到达永平。皇太极再三强调,对于所占之地,不抢不掠。这对抢掠已成习惯的阿敏来说,根本做不到。

到永平没几天,阿敏就率领属下,攻占了永平附近的榛子镇,榛子镇军民不战而降。阿敏可不管那里的军民是主动投降,还是被迫投降。他对手下人说:“你们跟着我混,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!我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,为了什么?还不是为了钱多女人多吗?在我这里,没有那么多滥规矩,咱们所到之处,相中什么拿什么,看上什么抢什么,用不着客气!”

阿敏就想做得和皇太极不一样,凡是皇太极不让干的,他都想干。阿敏带着属下,把榛子镇降民的财物、牲口抢劫一空,又把当地的降民,驱赶到永平,分给八家为奴。

4月12日,阿巴泰、济尔哈朗、萨哈麟要离开永平。阿敏多次和济尔哈朗商议,要他留下来,和他一起把守永平。济尔哈朗虽然是阿敏的亲兄弟,但他更是一位政客。在政客眼里,只有前途,没有亲情。

济尔哈朗以无法抗命为由,委婉拒绝了阿敏的要求。同时,他也按照皇太极的指示,把获得的人口、牲口、财物、器皿等物,全部带走,没给阿敏留下任何东西。

投降的汉官,对济尔哈朗、萨哈麟印象还不错,认为不论什么事情,跟两个人都有商量的余地。而新来的阿敏,脾气大,官架子大,开口就是脏话,非常难侍候,担心哪天这位爷脾气不对,拿自己的人头祭刀。因此,在济尔哈朗、萨哈麟回沈阳时,汉官们都对自己的处境担忧。汉官们的这种表情,让阿敏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这些汉官,分明不把他当回事儿,等着瞧吧!

明政府丢了永平、遵化、滦州、迁安四城,切断了北京与山海关外八城的联系。北京不知道关外八城如何,关外八城不知道北京城里怎样。为了向北京报告关外八城的消息,山海关督师孙承宗,招募几个敌后活动经验丰富、家里无牵挂的死士,命令他们沿海边向北京靠近,绕过后金兵的盘查。

这些死士到达北京后,向崇祯汇报了关外八城无恙的消息,崇祯很高兴。崇祯命令孙承宗,调动全国兵力,不论付出多大代价,也要拿下被后金兵占领的关内四城,不能让后金的手,掐住大明政府的脖子。

孙承宗给华州监军道张春、四川监记官邱采嘉、锦州总兵祖大寿、山西总兵马世龙、山东总兵杨绍基发函,令他们带领各自的人马,在滦州城下集结,一起攻打滦州。

滦州城外饱受后金兵抢掠的百姓,听说明政府出兵收复滦州,3万多人,自发地站出来,无偿支持明军。

明军为了夺回四城,特意准备了先进的红衣大炮。祖大寿更是用炮的高手,他把各种大炮在城外一字排开,不分昼夜地向滦州城内开炮,连续轰炸三个昼夜。

5月14日夜,阿敏命人把永平城里所有的金银财宝、布匹器皿装上,开城向迁安方向进发,准备经冷口回沈阳。

临行前,阿敏命人杀死已经投降后金政府的永平巡抚白养粹、知府张养初、太仆寺卿陈王廷、行人崔及第、主事白养元、知县白珩、掌印官陈清华、王业弘、陈延美、参将罗墀、都司高攀桂等人,并把这些人的妻女,分给参与行动的士卒。全城的无辜汉民,无论老幼男女,悉数被杀,其财物,被抢掠一空。永平,在后金兵离去之后,成了一座尸体堆积如山的死城。

皇太极对关内的事情,了如指掌。他安排在阿敏身边的那么多人,每天都会把永平四城的情况,如实汇报。但是,在诸贝勒面前,皇太极却表现出对关内情况一无所知、非常乐观的状态。

皇太极装作对关内情况并不了解,命杜度率每旗五员大臣、每牛录四名护军,共1000人,赴永平协助阿敏。在会议上,皇太极当着众贝勒的面,命令杜度到永平后,向阿敏传达他的指示精神。

还没等杜度出发,永平四城失守的消息,就传到了沈阳。

5月23日,皇太极召开御前扩大会议。在会上,皇太极一副悲伤至极的样子,痛心疾首地说:“对于永平四城失守的消息,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我非常纳闷,镇守永平的阿敏、硕托,自从进入永平之后,没有本事寻找明

军的踪迹,没有胆量向明军射过一箭,却有本事向投降我们的永平、迁安手无寸铁的顺民,大开杀戒。把上天赐予我们的四城,悉数抛弃,自己跑了回来。这是为什么?是因为那些贝勒,不忠于女真民族,只考虑自己的利益,才有这个结果!”

说到这里,皇太极连连叹气、摇头,表现出非常失望、痛苦的样子。

阿敏平时飞扬跋扈,仗着自己功高官大,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在后金所有部门里,没有培养一个死党,没有交下一个朋友。很多人,对他敢怒不敢言,都盼着他出大事,倒大霉。现在阿敏出事了,栽了大跟头,在很多人心里,都是值得庆祝的大事。

代善、莽古尔泰、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岳托等人,包括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,都和阿敏有一定的矛盾。这些人,明知道永平四座孤城,在20万明军攻击之下,放在谁的身上,都无法守住。守下去的结果,就是城破人亡。阿敏选择撤军,对后金政府、对他本人,都是上上策。

理是这个理,但没有人站出来替阿敏说话。大家都看得出来,皇太极盼望阿敏出错,不是一两天了。现在谁敢替阿敏说话,那就是皇太极不共戴天的敌人。在一把手的需要上,是无理可讲的。

于是,众贝勒都和皇太极一样,为失去永平四城,感到无比的悲伤、愤慨。

皇太极见自己的表演达到效果,便说道:“阿敏失去永平四城,导致我们在日后图谋大明社稷,非常被动。他不战而退,妄杀无辜顺民,给我军造成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。日后,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,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,如何处理二贝勒才能最大限度地挽救我后金政府的形象!”



砍柴人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推演了努尔哈齐四弟、杀子;皇太极构陷兄长、逼母殉葬、计除四大贝勒;多尔袞险境求生、让位不让权、剪除政敌;顺治清洗都察院、清算旧账、调查腐败大案;康熙夺权、平定三藩、平衡两党、调和九子之争;雍正暗地经营,弱势胜出,整顿残局等历史事件。作者以立体还原的手法,力争内容翔实逼真;以无爱无恨无立场的原则,合情合理地阐述这段历史中每个人的成败得失。

[上期回顾]

皇太极打了胜仗回到沈阳,岳托、豪格向他汇报了一个情况,说先回沈阳的部队,阿敏不但不出来迎接,而且对前线的战事一点儿也不关心。皇太极于是开始设计要除掉阿敏。



郑勇 著
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个男人写的偏男性化视角的婚恋小说,把男人对婚姻的反思表现得很透彻。一开始,女人年轻貌美,人见人爱,在家里也就颐指气使说一不二;她的丈夫,毛头小子,一无所有,当然要小心伺候,唯恐惹怒了红颜。渐渐的女人年老色衰,男人事业渐成,家中地位逆转:女人想保住自己的婚姻,男人却在外面拥玉偎香;甚至一纸休妻,明媒另娶!作者意在对这种普遍的婚姻现状进行反思,给自己也给读者敲一敲警钟。

[上期回顾]

李奇一直没有当上正主任,话少了很多。只有在看见科室里那几个小护士的时候,脸上才会露出笑容。尤其是跟一个叫小茹的小护士。

李奇被小茹弄得意乱情迷

10

家庭婚姻

李奇骗王艳说是“陪卫生局的吃饭”,其实他陪的是小茹等几个年轻护士!吃过了饭,他们还去卡拉OK。后来,小茹走过来,央求李奇和她合唱一首,其他女孩儿拍手起哄。于是,他们就点了一首毛宁和杨钰莹的《心雨》。当小茹唱到“因为明天,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”,李奇心里陡然生起一种难言的遗憾,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了小茹。恰好小茹也于此时把目光投向了他,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一碰,顿时都如触电般地感到浑身一颤……他们的“深情对视”被沙发上的女孩们看见了,纷纷起哄;有人还说:“唱情歌对视可不行哦,还得牵着手!”大家拍着手掌附和,李奇已经被红酒被情歌被小茹搞得意乱情迷,一只手掌控不住地伸了过去;伸到半途,很快碰到了一只温热滑腻的小手,李奇一把把它抓紧。回眼看小茹,脸上羞着一团红晕,眸子亮闪闪地闪着快乐的光芒,李奇感到浑身的血液都燃烧了起来……

李奇一回家就去浴室洗澡,哪里是怕王艳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而生气?他是怕她们的头发或是身上的香水味儿被他带回了家,所以一回来,就先去冲个澡把这些东西冲干净!亏王艳还在为李奇的“体贴她在乎她”而骄傲而得意呢!

再过几天,是王艳妈妈六十岁生日。王艳找李奇商量,看给妈妈买点什么礼物。李奇说:“买礼物我不在行,你看着办吧!”见王艳有些不高兴,他从兜里摸出三千块钱递给她,说:“我们平时也难得回去一趟,这是才发的奖金,你拿去给妈买点像样的生日礼物!”又加一句:“要是不够,你再买!”王艳拿了钱,瞪他一眼,说:“你还算有点良心!”

到了岳母生日这天,李奇开车和王艳母子一起回去。王艳心里很高兴:他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同到

哪里去过了。

很快就到了。王艳的妈妈见了小辉,显得格外高兴。王艳把买的羽绒服拿出来,妈妈说:“你们买这些干什么——常把小辉带回来看看我,我比什么都高兴!”王艳瞥了身边的李奇一眼,说:“都怨你女婿嘛!他现在是忙人,没时间送我们……”李奇笑了笑,正要说什么,电话响了。李奇一看,是王成打来的,他赶紧起身,去房间里接电话。

王成问:“你现在在哪里?是不是在医院?”李奇说:“没有,我岳母今天过生日,我现在在她的家里。”王成说:“我正朝你们市里赶,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!”李奇很奇怪,说:“什么事情,在电话里谈不成吗?”王成说:“不方便,还是见面谈吧!”

李奇想王成现在已经很少亲自来找他,有什么事情顶多就是打个电话,今天非要和他“面谈”,看来是很重要的事。于是说:“好吧,我马上赶回来!”

李奇把王艳喊到屋里来,说:“我有点要紧的事,得马上赶回去。”王艳一听,顿时满脸的不高兴,说:“什么屁事这么重要?今天可是妈的生日!”岳母听见了他们两口子的交谈,说:“李奇没事儿,你忙你的去吧,正事要紧!”王艳气咻咻地说:“正事,正事,他正事多得很!他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母子也当成正事!”王艳说着,眼睛里已经含着泪花。李奇现在不想和王艳争吵,想等晚上回家后再向她“解释”。

李奇走出去,从兜里摸出三千块钱,说:“妈,今天真不好意思,医院里有点事让我得马上赶回去。这三千块钱,您拿去花……”岳母要推,李奇硬把它塞到她手里,对屋里的王艳说:“我先走了!”王艳没理他,倒是岳母在背后说:“路上开车小心点儿!”李奇一出门,王艳就趴在妈妈的梳妆台上哭了起来。妈妈走进来,安

慰她说:“算了,他也是去忙正事儿!”王艳说:“可今天是你生日啊!还有妈,我总觉得李奇现在变了,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……”妈妈叹口气,说:“时间一久啊,这人总会有点变化的!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……”

李奇赶到子规园包间的时候,王成已经坐在那里了。李奇边坐边说:“抱歉,让你久等了!”王成没说什么,递给李奇一支烟。李奇点燃了,笑着问:“有什么重要的事哦,我可是连丈母娘的寿宴都没吃就赶回来了!”

王成的脸上毫无表情,突然问道:“你什么时候当主任?”李奇木愣愣地看着他,半晌之后,他舔舔干涩的双唇,说:“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……”王成说:“干嘛问你这个?你当副主任当了多少年了?怎么,你想带着它领退休金啊?”李奇说:“武主任还没有退休嘛!”王成白了李奇一眼,说:“怎么,你们医院还搞禅让制?在别的医院,武主任这把年龄,早退居二线了!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了,还有多少‘余热’可发挥?再说了,他又不是你什么人,你何必对他这么仁慈?”

李奇有点恼了,他坐直身子,辩解道:“但是他对我不错啊!以前他手把手地教我,推荐我去进修;回来后我当了副主任,他也不像以前李主任一样,把副职盯得紧紧的——这样的人,你说我怎么向他下手?”李奇说罢,把脸偏向一边。王成哼了一声,摇摇头,语调铿锵地说:“我只能说——你太天真了!”李奇瞪着他。

王成说:“他以前待你不错,是因为他刚到此地,人生地不熟,又给上面的李主任处处压着——你是科室里最成熟的年轻医生,他不团结你团结谁?至于他尊重你这个副职,你以为他是情愿的?你是卫生局长的亲侄女婿,年轻有魄力,你要取他而代之,他还不是只有眼巴巴地看着!他尊敬你、对你好,让你认为自己想着他的

位置就是忘恩负义——他这只老狐狸,把你的心思都猜透了!你还认为他没有提防你!”王成不说话了,看了李奇一眼,脸上带着一副惋惜和恨铁不成钢的混合表情。

王成的话让李奇感到心里一阵剧痛!李奇回到家,进了客厅,看见儿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。李奇问儿子:“你妈妈呢?”小辉从动画片里抬起头来,说:“在房间里睡觉。”说完又回头盯电视屏幕去了。李奇猜她是因为今天的事情不痛快,就进了卧室。

李奇拧亮电灯,看见王艳在床上背向他睡着。他轻轻地掩上门,走了过去,扶了王艳的肩膀,小声地问:“怎么这么早就睡觉,是不是身体不舒服?”

王艳哪里是身体不舒服,她是心里不舒服。王艳现在发现,李奇动不动就喜欢掏钱,好像认为掏钱能解决了一切,掏了钱就可以什么都不用了——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?

李奇问王艳久没吱声,知道今天不说点好话是难让王艳消气的,就说:“别生气了,等下次有空了,我再带你们回去好好陪陪妈!”王艳动肩膀甩开李奇的手,说:“用不着!”

王艳一开腔,李奇心里就有底了,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提,问:“你现在饿不饿,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吧……”这话把王艳给打动了: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李奇做的东西啦!王艳就“嗯”了一声。

李奇说:“其他菜一时半会儿做不了,我就给你下面吧——做你最喜欢吃的番茄炒蛋面!”李奇把面端到王艳跟前。王艳突然有些感动——她已经好久没有被丈夫这样体贴过了!她挑一口面条在嘴里,一下子觉出了滋味儿的平淡——不知道是李奇许久没做饭已经丧失了手艺,还是他没有用心去做。